



云葭
YUNJIA
WORKS

苏染染追夫记之 倾城

畅销美女作家
云葭倾心力作

●一场婚变
她被迫嫁给神兵阁少阁主
不料，他竟要同时纳花魁为妾
更有美人当众抢亲
●恋之火
她留下一纸休书逃之夭夭

她带着不为人知的秘密闯荡江湖
谁知，却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危机……

神秘千金 VS 风流少主

鸡飞狗跳的江湖生活开始啦！

网络热播剧
《苏染染追夫记》
同名小说第二部
火热来袭

沈阳出版发行集团
①沈阳出版社



向倾城

苏染染追夫记之

云葭 著

沈阳出版发行集团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染染追夫记之问倾城 / 云葭著.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441-8493-9

I . ①苏… II . ①云…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30465 号

出版发行: 沈阳出版发行集团 | 沈阳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 110011)

网 址: <http://www.sy�bs.com>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65mm × 235mm

印 张: 17.5

字 数: 300 千字

出版时间: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沈晓辉 鲁莎莎

装帧设计: 木 木

责任校对: 日 光

责任监印: 杨 旭

书 号: ISBN 978-7-5441-8493-9

定 价: 28.80 元

联系电话: 024-24112447 62564922

E-mail: sy24112447@163.com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
•
•

目 录

- | | | |
|------|---|-----|
| 姑苏一梦 | / | 001 |
| 红颜祸水 | / | 018 |
| 名门千金 | / | 032 |
| 棋逢对手 | / | 041 |
| 天籁七音 | / | 055 |
| 狭路相逢 | / | 069 |
| 冤家路窄 | / | 084 |
| 明争暗斗 | / | 099 |

•

•



•

•

目录

抽丝剥茧	/ 113
鹬蚌相争	/ 130
当局者迷	/ 146
饮鸩止渴	/ 160
长厢厮守	/ 174
步步为营	/ 188
此去经年	/ 201
良辰好景	/ 213
旧时风月	/ 226
泪痕和酒	/ 240
故园风雨	/ 256
尾声 不悔	/ 269



•

•

姑苏一梦

(一)

苏州，玄妙观。

元宵前后，年味还未退却，方圆百里都沉浸在庙会的喜悦气氛中。街道两边尽是小摊小贩，吆喝声、嬉笑声、此起彼伏。温灵溪挽着表姐宋翩翩的手四处闲逛，一双眼睛滴溜溜地四处乱转，从道路两边的摊子上一一扫过。

远处传来一阵锣鼓声，温灵溪的注意力一下子被吸引了过去。

“表姐你快看，前面有杂耍的。”

宋翩翩急忙拉住她：“你别乱跑！人这么多，小心走散了。”

她们好久没见过这么多人了。大家像是约好了一样，连那些平日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千金小姐也都出了闺阁。说是庙会，这也算得上是个相亲大会，古往今来，在庙会上喜结姻缘的善男信女也有不少。

人群里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快看，是秦子湛！”

瞬间，大家的视线全被吸引了过去。

秦子湛，江湖名门神兵阁的少主，年方二十有五，英俊潇洒，风度翩翩，至今仍未娶亲，是苏州城几乎所有未婚女子的暗恋对象。此刻他出现在这里，那些发情的女人们见了他就跟苍蝇见了有缝的鸡蛋，一哄而上，全拥了上去。

“哎呀——”

温灵溪接连被踩了好几脚，好不容易站稳，又差点被疯狂的花痴们撞到。她一肚子怨气：“这些人干吗呢？”

“你没事吧？”宋翩翩也刚稳住身子。

“还好，还活着。”

“活着就好。”宋翩翩很兴奋，她拉起温灵溪就跑，“我们也去看看吧！”

“你慢点……”

“快走——”

玄妙观前搭着偌大的戏台。台上戏子们化着浓妆，咿呀吟唱；台下人来人往，比台上更热闹。

秦子湛一袭白衣，气质非凡，手里把玩着精致的折扇。而庙会的参与者中，女人占绝大多数。他一出现自然就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大家都往前挤，往前挤……

“秦子湛，秦子湛！”

“真的是秦子湛啊！”

“哇，真是一表人才！”

.....

女人全都疯狂了，男人全都泪奔了。

温灵溪双脚惨遭蹂躏，没一会儿又被人挤得差点摔倒。她忍无可忍，大声喝止正拽着她拼命往前挤的表姐：“宋翩翩，你要是再拖我下水，我以后再也不陪你打马吊了！”

打马吊是宋翩翩的最爱，可是跟秦子湛相比，这些都太苍白了。她把温灵溪的话当耳旁风，一个劲地往前冲，不亦乐乎。

温灵溪心里明白，宋翩翩并非花痴，但她有一个改不掉的坏毛病——爱凑热闹。她早就听过秦子湛的大名，今天若不能见上他一面，十头牛也别想把她拉回家。

不远处，被一众女人围观的秦子湛心情也好不到哪儿去。他忙里偷闲想出来逛逛庙会，谁知……

早知如此，还不如在家练剑。

越来越多的人往玄妙观的方向走。人山人海，一眼望不到尽头。宋翩翩却一点要放弃的意思都没有，她就像打了鸡血似的激动，拉着温灵溪拼死往前挤。好不容易终于冲到了离秦子湛最近的地方，她激动得难以自持。

“你让我歇会儿，我快不行了。”温灵溪气喘吁吁，不经意地瞥了一眼漩涡的中心——秦子湛。

都说百闻不如一见，今天她可算是见到真容了。秦子湛器宇轩昂、俊朗不凡，还真算得上是貌若潘安的美男子。然而温灵溪累得只有喘息的力气，根本无暇欣赏他的

帅脸。

这时，有人喊了一声秦子湛的名字，还是个男人的声音。

温灵溪心一惊，真是冤家路窄啊！那个男人她认识，是苏州首富罗家的大公子罗谦。想当年她和宋翩翩豪气冲天，一心想着劫富济贫。她也不知道自己是吃了什么熊心豹子胆，居然打起了罗家的主意，而且差一点就得手了，关键时刻罗大少爷持剑从屋顶飞了下来，她们铩羽而归。

从此，温灵溪便记恨上了罗谦。

事后温灵溪和宋翩翩侃八卦：“你别看这位罗大少爷武功挺不错的，他长得可比女人还美，唇红齿白眉清目秀，一看就让人忍不住想蹂躏一把！”

宋翩翩瞠目结舌，反问：“你想怎么蹂躏他？霸王硬上弓还是欲语泪先流？”

“……”

“罗兄，许久不见！”秦子湛一开口，勾回了温灵溪跑偏的注意力。

见到罗谦，秦子湛就像找到了大救星，急忙往他身边走去。

罗谦眉开眼笑：“秦兄今日可好？”

“还好，只是少了和罗兄把酒言欢的机会，略觉寂寞。”

二人你一言我一语，相谈甚欢，俨然已经把周围的花痴女抛到九霄云外去。

秦子湛右手搭上罗谦的肩膀，笑道：“不如我们找个酒楼，小酌一杯，如何？”

话音未落，受到冷落的女人们突然又开始往前挤，秦子湛一时不察，差点就栽倒，千钧一发之际他抓住了罗谦的手臂，可罗谦也被挤得往旁边倒，只听哧的一声——

罗谦的袖子断作了两截。

“啊——”温灵溪没忍住，惊叫出声。

众人齐刷刷看向温灵溪，她愣住了，憋得双颊通红。

这倒也不能怪她，她平日里交了些三教九流的朋友，顺便看了些内容尺度比较大的话本子。眼前这俩人，一个阳刚、一个阴柔，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她猛然想到了某个话本中的段子，还有一个她想起来就脸红的词：断袖。

她怎么都没想到，她居然一时没管住嘴，把“断袖”俩字说了出来。

这下可好，罗谦听见了，秦子湛听见了，离他们近的一众女人也都听见了。一刹那，温灵溪知道，她的噩梦开始了。



人群里炸开了锅。

“什么，秦少主是断袖？”

“啊？不会吧，真是断袖啊？”

“难道说秦少主喜欢的是罗公子？”

“难怪他这么久不成亲……”

“难怪他一直都不近女色……”

“天哪，我不要！我不要！！秦少主怎么可以是断袖呢！！！”

“……”

过了适婚年纪却不成亲，英俊不凡，不近女色，这三点都不稀奇，但全在一个男人的身上出现，那就不得不让人浮想联翩了。

就因为温灵溪不小心溜出口的一句话，不一会儿，里三层外三层围观的人都知道秦子湛和罗谦是断袖。这就是谣言的力量，越离谱越有人信。茶余饭后最大的谈资莫过于此。

如果说原先秦子湛是焦点，那么现在，秦子湛和罗谦两个人绝对是焦点中的焦点。

温灵溪捂住自己的嘴巴，吓傻了。秦子湛霹雳般的目光正死死锁定她，罗谦也好奇地打量着她。她悔得要死，真想在脚底挖个坑，跳下去一了百了。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瞎说的……我平时吧，看的那些话本子尺度有些大，那个……我只是一不小心……”她想解释，却发现根本解释不清楚，百口莫辩。

人群没有散去，温灵溪被挤在中间，想走也走不了。

就在台下的戏愈演愈烈的时候，台上的戏已经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每年庙会都会上演的绣球舞。两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舞姬正翩翩起舞，她们的腰肢像蛇一样柔软，绣球在她们双手之间灵活地转动。等舞快跳完的时候，她们会同时把手上的绣球抛出，若是正好砸到一男一女，那便是姻缘天定。

往年，绣球舞是庙会上最受关注的节目，唯独今年例外。

秦子湛打量了温灵溪几眼，没有说话，他似乎并不生气。他上前一步，拍了拍罗谦的肩膀：“走吧罗兄，去千金醉喝酒。”

“好。”罗谦似乎明白了秦子湛的意图，哈哈大笑。

如此一来，花痴女们心中的疑惑基本得到证实：他们果然是断袖！

温灵溪一激动，原来真被她猜中了……她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到活的断袖。

秦子湛和罗谦并肩走出人群，大家都很自觉地给他们让路。既然他和罗谦是一对，那她们注定没戏了，连墙脚都没机会挖。

她们的少女心碎了一地。

这时，有人喊了一句：“抛绣球啦！”

两个大红绣球一前一后从台上往下飞，先落下的那个不偏不倚正中秦子湛的脑门。秦子湛被砸得那叫一个愕然，温灵溪看见这一幕，正想发笑，谁知第二个绣球竟落到了她身上。

“哎呀——”

温灵溪的第一反应是，死都不能和秦子湛这么一个龙阳癖扯上关系。于是她顺手一抛，绣球砸中了她身边的宋翩翩。

由于是秦子湛先接到的绣球，大家的视线都集中在他身上，甚至有人不自觉地臆想，这第二个绣球会不会砸到罗谦呢？

等大家去注意这后抛出的绣球时，它已经被无良的温灵溪抛给了宋翩翩。宋翩翩一时没反应过来，拿着绣球发愣——她还没弄明白自己手上拿着的是什么东西。

“快看，绣球居然没砸到罗谦。”

有眼尖的人认出了宋翩翩：“快看，那不是微雨山庄的六小姐嘛。”

“绣球砸到宋六小姐了？”

“什么，宋家六小姐？”

宋翩翩都快哭了：“什么鬼……”

温灵溪瞪大双眼，心想这下完了，她要害死宋翩翩了。

她知道自己闯祸了，赶紧拍掉宋翩翩手里的绣球，拉起她没命似的跑。

跑回微雨山庄的时候，两个人都已经气喘吁吁，香汗淋漓。可是还没等她们缓过气来，冤家路窄的真理就被印证了，她们在回廊遇见了宋家大少爷宋恒。

“你们在做什么？”宋恒的脸色不怎么好看。

宋恒是微雨山庄大夫人的儿子，也是宋翩翩同父异母的大哥。

大夫人很能生，除了宋恒之外她还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说来也是奇怪，宋家四位少爷一个个都是俊朗不凡的少年郎，可他们同父同母的亲妹妹，七小姐宋潇潇却是一个走路都能累得喘气的胖子。为了让宋潇潇成功减肥，大夫人心一横，在她十岁那年把她送去了蜀山学艺。

宋潇潇被送走那天发生的事，温灵溪记忆犹新。这位从小被父母和哥哥惯出一身



毛病的千金小姐说什么也不肯离开家，呼天抢地，就差没把微雨山庄的大门给拆了。然而并没有什么用，她最终还是乖乖听话上山了。

蜀山规矩森严，宋潇潇每年也就能回来一次，每次临走时还是会闹上一场。值得一提的是，她的减肥大计依旧遥遥无期……

温灵溪是个孤儿，她一直跟着姑妈宋二夫人过寄人篱下的日子，从小到大没少受大夫人母子的白眼。善良的宋潇潇却拿她当亲妹妹，对她照顾有加。温灵溪也很喜欢宋潇潇，从未因为她的肥胖而嫌弃她。每次宋潇潇从蜀山回来，温灵溪总是会比过节还开心。

除了姑妈和表姐的疼爱，还有宋潇潇的友好，温灵溪之所以还能在微雨山庄坚强地住下去，全靠大师兄对她的一句承诺。大师兄答应过她，有朝一日一定会带她堂堂正正地回到天地门。鲜有人知，温灵溪已经过世的母亲谢颜是天地门的大小姐。

金陵天地门和京城的楼家堡一南一北，并称为江湖两大门派。十八年前，谢老盟主为爱女谢颜和楼家堡二少爷楼荀定下亲事，江湖皆知，传为美谈。可谢颜早就和穷书生温弦私定了终身，她抵死不从。拒婚无效后，她不顾闺阁名誉，和温弦私奔出逃。谢老盟主一怒之下和她断绝了父女关系，甚至在她死后还是不肯接纳年幼的温灵溪。

多年以来，温灵溪在微雨山庄忍气吞声地活着，也是为了等一个时机，一个能让她堂堂正正回家的时机。

面对宋恒的挑衅，温灵溪置若罔闻，她拉起宋翩翩的手，绕开宋恒继续往前。

才走了两步，宋恒故意绕到她们前面，正好和她们面对面。温灵溪翻了个白眼，往靠近湖的地方挪了挪，她正想走，宋恒又拦住了她们。

“你想干吗？”温灵溪语气不善。

她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像宋恒这样的败类能得到上天的眷顾。生在这样一个名门望族不说，偏偏还长得英气逼人，活脱脱就是一副勾引良家妇女的长相。而她温灵溪一个知书达理的淑女却落得个寄人篱下的凄惨下场。不仅如此，她还得天天被这个败类欺负，天理何在！

宋恒难得没有被温灵溪激怒，他板着脸不说话，一双眼睛冷冷地盯着她，就像凶狠的老鹰见到了柔弱的小白兔。

“看你们的样子，一定又在外面闯祸了吧。”宋恒幸灾乐祸。

温灵溪勉强挤出笑脸，甜甜地说：“谢谢大表哥关心，我很好，表姐也很好。您可以高抬贵脚顺便挪一挪您那尊贵的身躯，让我们过去行吗？”

“哼。”宋恒的声音是从鼻子里发出来的。

这下连宋翩翩也沉不住气了：“大哥你有事吗？没事的话我们要回房去了。”

宋恒冷冷扫了她们一眼，终于让开。

二人如获大赦，加快步子离开了。

(二)

阮媒婆扭着腰肢上门的时候，温灵溪正在后花园陪姑妈和两位表姐打马吊。四个人坐在石桌上，神情专注，专心致志，根本无暇顾及旁边是否来了人。

“八筒，胡了！”宋翩翩双手一摊，“给钱给钱，快给钱！”

温灵溪很不情愿地将自己身前的银子全部推到宋翩翩面前去。她拿起一块马吊牌使劲往石桌上一摔：“不玩了不玩了，真邪门，每一次都是我输！你这副马吊牌是不是从苗疆买来的，下了蛊的吧？”

“那是你运气背，来，我们接着玩。没准下一次你就连本带利赢回来了。”宋翩翩哄着她继续玩。

“不玩了。都输光了，改天吧。”

宋家四小姐宋霖霖道：“灵溪表妹，要不我先借你点？你要是不玩了，我们三缺一多没意思啊。我好不容易回娘家一趟，你可不能扫我的兴。”

然而，不论宋家姐妹怎么哄骗，温灵溪吃了秤砣铁了心，就是不肯再玩了。她们见她如此执着，只好作罢。

宋霖霖和宋翩翩一样，也是个一打马吊就停不下来的人。最近碰上她回娘家探亲，天天缠着大家陪她玩。然而温灵溪是个逢赌必输的半吊子，今天这么一输，她平日里所攒下来的那点积蓄几乎全部付之东流。

都说赌场失意情场得意，可是她别说走什么桃花运了，就是想玩红杏出墙都没机会。

好不容易将飞到千万里之外的思绪收回，温灵溪发现了站在宋翩翩身后的阮媒婆，吓得一颤：“你……你不是东巷的阮媒婆吗？”

宋翩翩听到她结结巴巴的话，回头一看，正对上阮媒婆那张麻子与胭脂并存的胖

脸，差点从凳子上滚下去：“你怎么又来了？”

阮媒婆号称苏州第一媒婆，给很多大户人家的少爷小姐牵过红线。她曾经好几次上门来想给宋翩翩和温灵溪说媒，无一例外地被她们拒绝了。温灵溪和宋翩翩每次见到阮媒婆，都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恐慌感。

宋二夫人笑着问：“阮媒婆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也不出声啊？”

阮媒婆脸上堆满谄媚的笑容：“回二夫人，老身来了有一会儿了。见二夫人和几位小姐玩得正开心，老身哪敢打扰啊！”

“不知您老今天来有何贵干？是给我们家翩翩说媒啊还是给灵溪说媒？”

“二夫人，老身今天不是来说媒的，是来给您道喜来了。”

“哦，何喜之有？”

“有人托我来向二夫人提亲，想娶您家六小姐呢。”

宋翩翩大叫：“什么？娶我！”

“是啊，这位公子可谓是英俊潇洒风度翩翩，无论家世还是人品都没得挑，和六小姐你简直就是金童玉女金玉良缘啊。”

阮媒婆舌灿莲花，将口中那位公子夸得天上有人间无。

温灵溪总算放心。很好，阮媒婆这次不是冲她来的。她朝宋翩翩挤挤眼，有点小幸灾乐祸。

“哦，不知你口中所说的是哪位世家公子？”宋二夫人顿时眼睛发亮。她可是做梦都想着给自己这小女儿找一门好亲事，省得大夫人仗着自己生了四个儿子就不拿正眼看人。

“是神兵阁的少主，秦子湛。”

哗啦——

温灵溪正无聊地搓弄着满桌子的象牙马吊牌，听到“秦子湛”三个字，不小心把那些马吊牌撒了一地。一旁候着的丫鬟们赶紧蹲下身子去捡。

宋翩翩哆哆嗦嗦：“秦……秦子湛？怎么是他？”

“你再说一遍？神兵阁的少主秦子湛？”宋二夫人似是不太相信。

阮媒婆甩了甩手绢：“哟，瞧六小姐激动的，连身子都坐不稳啦。嘿嘿，二夫人您就放心吧，有我阮媒婆出手，秦子湛这块肥肉还不迟早是你们宋家的……”

其实挺简单明了的一件事，阮媒婆愣是花了半个时辰才讲清楚。无非就是神兵阁老夫人听说了庙会那天宋翩翩和秦子湛同时接到姻缘天定绣球的事，所以托她上门提

亲来了。

听阮媒婆这么一说，温灵溪低下了头，这下她的祸闯大了。

苏州神兵阁是江南有名的武林世家，虽不像天地门那么有势力，但也不可小觑。

就在庙会那日被温灵溪说成是断袖之前，苏州城里想嫁给秦子湛的女子一抓一大把，从东门口排到西门口都排不完。神兵阁的老夫人一度逼秦子湛成亲，但都被他拒绝了。阮媒婆也曾踏破了神兵阁的门槛，几乎磨破了嘴皮子也没能说成一门亲事。庙会上发生的事情传到老夫人的耳中，她大喜。一听对方还是江南名门微雨山庄的小姐，二话不说，立马就遣阮媒婆提亲来了。

然而，整个微雨山庄也只有温灵溪知道，事情远没有表面上看着那么简单。她听师兄提起过，神兵阁阁主秦磊曾向楼家堡提亲，想为秦子湛求娶楼家大小姐楼懿懿。楼家本没什么大的意见，谁知楼懿懿恋上了丞相府的九公子苏逸，说什么也不肯同意这门婚事。因为此事，秦磊一度觉得自己丢了面子，不允许任何人提起这事。

提到楼懿懿，那就不得不提七小姐宋潇潇了。她在蜀山的死对头是丞相府千金苏染染，也就是楼懿懿的心上人苏逸的亲妹妹。神兵阁向楼家堡求亲不成，如今又转而求娶宋翩翩。其中利害，不得不令人深思。鬼知道秦磊是不是想挑衅丞相府呢！

温灵溪正在沉思，宋翩翩一口拒绝阮媒婆：“我是不会嫁给秦子湛的！他、他、他……他和罗谦……他们……”

阮媒婆和宋二夫人都是一愣，没想到她这么直接就讲出来了。那日庙会上的事，她们都有所耳闻，但是都没当一回事。

“哎哟，我的六小姐，你这是哪里听来的闲言碎语啊，”阮媒婆的脸青一阵白一阵，“秦少主喜欢的当然是女人，错不了！神兵阁和罗家是世交，秦少主和罗家大少爷是多年的挚友，怎么能说是那……那什么呢……总之老身以人格担保，秦少主绝对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

温灵溪不以为然：“那他为什么至今还未成亲，而且……而且不近女色？”

“那不是因为人家没遇见喜欢的人呗，像秦少主这样的人物，怎么可能委屈自己娶一个不喜欢的人当少夫人啊，你们说是吧？”

阮媒婆这么一说，众人都觉得有几分道理，但这个“众人”可不包括温灵溪。

“照你这么说，这秦子湛还真是我们家翩翩夫婿的上上人。”二夫人眉开眼笑。

“二夫人，那这门亲事就这么说定啦，改明儿秦家就会送聘礼过来。六小姐，

你就等着当新娘子吧。”阮媒婆说完便喜滋滋地回去了，走一步扭三下。

温灵溪看得哈哈大笑，被姑妈宋二夫人瞪了一眼才收敛，但还是忍不住在心里偷着乐。

“姑妈，你真打算把表姐嫁给那个龙阳癖？”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宋二夫人不怎么高兴了，“阮媒婆刚才不是说了吗，人家是因为没找到喜欢的人才不想成亲，现在他指名道姓要娶翩翩，这是天大的好事啊。”

“娘，你还没问过我的意见呢，我可不想嫁给他！”宋翩翩不高兴。

“婚事自古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秦子湛哪里配不上你了？你不嫁也得嫁！”

“可是，娘……”

“翩儿呀，就当娘求你，要是能和神兵阁结成亲家，我们的苦日子就算熬到头了，看大夫人还敢不敢给我们脸色看。就算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我想想，为灵溪想想啊。灵溪在这个家可没少受气。”

听宋二夫人这么说，宋翩翩瞬间不说话了。

温灵溪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她当然清楚二夫人也是为了大家好。微雨山庄实力显赫，然而宋二夫人只是庄主的妾室，虽然人人称她一声二夫人，但她在宋家的地位并不高。大夫人出身世家，又是大少爷宋恒的生母，她在山庄跺一跺脚，掀起的灰尘就足以把人呛死。

这些年来宋二夫人可没少受大夫人的气，偏偏她又得带着哥哥的遗孤温灵溪在微雨山庄过日子，她只能忍气吞声。既然没有儿子，那也只能靠女儿为自己争气了。

一年前宋霖霖嫁给了扬州首富陈家的二公子，宋二夫人本以为能扬眉吐气，谁知道半年后陈老爷撒手人寰了，他的几个小妾几乎卷走了家里所有的财产，陈家就这么败落了。好在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靠着原来做大的生意，过过日子还是绰绰有余的。

经过大女儿的教训，宋二夫人万万不敢再把二女儿嫁给商贾之家了。如今秦家主动提出要娶宋翩翩，正和她的心意。要是神兵阁的少主成了自己的女婿，那大夫人再嚣张也断然不敢再在她们面前趾高气扬。

“翩翩呀，没想到你是赌场得意，情场也得意，姐姐先给你道喜了。”宋霖霖刻意开解妹妹。

宋翩翩脸色不怎么好看，她扯了扯嘴角，象征性一笑，然后扭头回房了。

宋二夫人依旧激动得热泪盈眶的。这门亲事一定，以后在微雨山庄谁还敢说她们一句不是。熬了这么多年，她们终于咸鱼翻身了！

温灵溪看出了宋翩翩的闷闷不乐，她心里过意不去，又不能帮什么忙。看宋二夫人态度，这么亲事已然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她叹了口气，也起身走了。

“灵溪，你去哪里，真不玩牌了？”宋二夫人叫她。

“心情不好，睡觉去了。”

一个时辰后，刚回到家中的庄主宋毅得知阮媒婆上门提亲的事，把家中所有人叫到了大堂，准备商量一下怎么张罗宋翩翩的婚事。然而，众人到大堂没多久，阮媒婆又来了，而这一次，她来的可不是一个人。

“恭喜宋庄主，恭喜二夫人，恭喜六小姐，老身给你们道喜来啦——”阮媒婆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她穿着一身大红的衣服，头上戴着大红花，一路扭着进了门。紧接着，一箱箱扎着大红绸带的彩礼陆续被抬了进来，上等丝绸、珍稀珠宝、珊瑚玉树……林林总总，琳琅满目，放满了整个大厅。

“轻点放轻点放，磕坏了就算把你们全家卖了也赔不起！”阮媒婆扇着扇子，站在一旁颐指气使。她对着宋毅巧舌如簧，“宋庄主大喜啊，秦家老爷说了，下个月初三便是良辰吉日，所以想在当天迎娶六小姐，不知庄主意下如何？”

“好说好说，能和神兵阁结亲，宋某求之不得。”

“宋庄主果然是爽快人，我这就去回秦阁主的话，让他们赶紧准备少主的喜事。”

等到阮媒婆一人散去，大厅里的喧嚣顿时淡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阵别样的安静。

大家各怀心事。

二夫人心里很安慰，受了这么多年气，总算能咸鱼翻身了。

大夫人脸色不善。一旦宋翩翩嫁入神兵阁，她们母女在微雨山庄的地位就高了好几节了，而且很有可能威胁到她。她恨不得马上把她的心肝宝贝宋潇潇从蜀山接回来，这样的好事怎么能便宜别人！

唯独宋翩翩低着头不说话，显然心里是不乐意的。

温灵溪见宋翩翩如此，悔得想砍断自己的手。都是她的错！

这微雨山庄里只有姑妈和三位表姐真心待她，她却害得宋翩翩嫁一个不想嫁的人，而且这个人还是个断袖……

终于，温灵溪做了一个决定。回到房间后她立刻研墨，摊开一张纸写道：明晚三更，老地方见。

写完后她把纸条装进信鸽脚上的竹筒，放飞了出去。

(三)

“什么？”宋毅眉头皱起，“你再说一遍？”

阮媒婆身子微微发颤，有些难以启齿：“宋……宋庄主息怒，这件事我也是才知道的……”

“我绝不同意，你去给我退了这门亲事！”

“宋庄主你要三思啊，亲事是您一早同意的，喜帖也已经发出去了，现在天下谁人不知神兵阁和微雨山庄结亲的事，要是就这么拒绝了，恐怕不太好吧。”

听阮媒婆这么一说，宋毅不说话了。他当然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亲事是他自己亲口允诺的，如今整个江湖都知道了这件事，许多门派甚至已经动身赶来苏州贺喜。若是贸然悔婚，得罪了神兵阁是小，就怕微雨山庄今后在江湖上也抬不起头。

可是，他又怎么能容忍自己的女儿受此等侮辱！

“老爷，出了什么事了？”宋二夫人急急忙忙走进厅堂。

适才她正在帮女儿准备嫁衣，猛不丁听下人说婚事有变，她一着急，马上放下手中的活赶了过来。

宋毅面露难色，不知该如何开口。

“老爷你快说啊，是不是秦家的人打算悔婚？”

“你别瞎猜，不是这样的。”

“那是怎么回事？”大夫人也赶来了，“老爷，究竟出了什么事让你如此为难，说出来我们也好帮你分担分担。”

宋毅张了张嘴，又合上。他气呼呼地吩咐阮媒婆：“你说！”

阮媒婆战战兢兢的，对着宋二夫人又是赔笑脸又是鞠躬：“二夫人您别担心，婚事还是照常，只不过……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只不过……秦少主说，他要在成亲当天纳妾……”阮媒婆的声音越来越小，说到后面就跟蚊子叫似的。

宋二夫人大怒：“什么？他怎么能这样对我们翩翩？微雨山庄在江湖上也是有头有脸的，他要在成亲当天纳妾，分明就是想给我们宋家一个下马威！说什么我也不答